

## 第三十二回 母夜叉強逞今世凶 袁玉奴夢訴前生恨

集唐絕句：

夫子紅顏我少年，嫁來不肯出門前。

於今拋擲長街裡，萬古知心只老天。

又：

潮生滄海野棠春，劍逐驚波玉委塵。

青血化為原上草，人生莫作婦人身。

單表這男女為人生大欲，生出百種恩情，也添上千般冤業，雖是各人恩怨不齊，原來情有情根，冤有冤種，俱是前世修因，不在今生的遭際。所以古書上說，那藍田種玉、赤繩繫足，俱有月老檢書，冰人作伐。那陰曹地主，有一網緝司冥官，專主此事。即是說網緝化生的大道，或是該借老的，百年舉案齊眉；或是該拆散的，中年斷弦反目。還有先恩後怨，空有子女，看如陌路仇人，義斷恩絕，縱有才色，視作眼中釘刺一般，總不與容貌相干。內中投合，多不可解。從那古來帝王卿相受寵專房的妃妾、庶人百姓離合生死的因緣細細看來，只有夫婦一倫，變故極多。可見情慾二字，原是難滿的，造出許多冤業，世世償還。真是愛河自溺，慾火自煎。

前一部說了個「色」字，後一部說了個「空」字。從色還空，即空是色，乃因果報轉入佛法，是做書的本意，不妨再三提醒。即如這金二舍人，原是個大臣之子孫兄弟，有權有勢，又是妙年，娶了香玉為妾，年貌相當，也是一對好姻緣了。豈知暗藏因果，有冤報循環。原來金二官人嫡妻，是現任宋將軍之妹，生得豹頭環眼，醜惡剛勇，弓馬善戰即是一員女將，反似個男子一般。嫁得個金二官人，卻是白面朱唇，像個女兒模樣。分明有陰陽倒置的光景。那金二官人平生畏之如虎，卻又第一好臊，專在風流場裡打滾捨命，被這渾家常是打過幾番，再不肯改。把這些家下使女們，俱不許到他跟前，有和他笑一笑的，就打成一塊肉醬，或使刀劍針刺。百樣奇妒，世所罕有。那金二官人因此看這渾家又丑又怕，如羊見虎的一般，那一點陽物才待舉時，到了面前，嚇的稀軟了。這渾家便道：「你在外定是拋在巢窩裡，不把老娘放在心上！」半夜裡一頓拳打腳踢，冬月趕在地平板上睡去。因此，金二舍人反像鰥夫一般。年少浪子，如何挨得？偏又捨命的橫嫖胡乾。今日放膽的娶了香玉為妾，不敢到家，只圖個一時快活。正是老鼠趕著貓兒禽——不顧生死。明是香玉母子該闖入折磨地獄，才有此事。

當日一連三夜，花攢錦簇，受用不過。香玉母子商議：「既是來為妾，三日後，該找尋大太太行禮。這個樓房裡沒個女人，可不知是甚麼所在？想是和太太說明了，兩院分居，到也十分方便。」想起孫媒的話：「多管這正房沒甚人樣，不成材料，因此全不來照管。」略使句話探了探金二官人，他又不肯言語，只是支吾，全不放在心裡。

從來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不為。宋夫人見金二官一連三夜全不回家，只說是隨朋友打圍去了，使人去打聽。那差來的家人，只怕主母，不怕主公，曉的他是做不得主的。到了天漢橋大街王尚書樓上一看，只見一片紅紗錦繡帳幔，守著個嬌滴滴花朵似二八歲的美人兒，腿壓著腿兒，一遞一杯吃酒哩。悄悄不言語，回覆了主母。險不吼倒了斑斕白額金睛虎，氣壞了性潑心粗的母夜叉。即時點起隨身女將二十餘名，騎上大馬，各帶長刀粗棍，自己換了一領半新不舊的金蟒戰袍，腰懸利刃，親到天漢橋來。

早有書童密密傳信。金二官人正然飲到樂處，用手摸著香玉的胸前肉兒，好不快活。忽然聽得說太太來了，好一似：

天雷霹靂，冷水澆頭。斷了線的傀儡木偶人，絕了聲音；退了神師巫死泥神，全無生氣。又像是麻雀見鷹，一頭鑽入深叢，不知生死；又像是山兔遭狗，兩腿不住亂跳，那顧高低。蛇入窟中仍掉尾，龜鑽泥底不伸頭。

原來這男人有三樣淫，婦人有三樣妒，淫性不同，妒法也不一。問是那三樣淫？第一是有了宋玉、潘安的貌，相如、子建之才，不得一個絕代的佳人和我相配，這一生的春花秋月，對著個蠢婦愚妻，有句話和誰說？因此相如有《思風操》，子建有《洛神賦》，縱然有淫奔失德，只為這才色二字，不肯放過，謂之才子淫。第二是那少年公子、游俠王孫，擁著十萬腰纏、五陵裘馬，到那章台折柳，狹邪看花，或是一擲千金、十千一斗，不妨他傾囊解贈纏頭，竊粉偷香苟就，謂之蕩子淫。第三是那登徒子，淫不論色，飲不擇泉，就是東施、嫫母，黃髮歷齒的村婦，雞皮鶴髮的老嫗，一味包荒，不分老幼，劫奪平人，全忘廉恥，謂之凶荒淫。就有這三樣妒婦來配著他。第一是情妒：夫妻綢繆，十分愛戀，一夜也分離不得。忽然聞知丈夫有了外遇，或與婢子相通，不免吃醋捻酸，剪髮撞額，爭個不了。文君的《白頭吟》、蕙娘的《回文錦》，妒到堪愛堪憐處，轉覺有趣。第二是色妒：婦人以色事夫，今日丈夫有了美妾，便覺於我冷淡，枕席不歡，風流味短。況我的年漸衰老，眾妾的顏色方少，如何比得過他？未免怕丈夫偏寵少艾，恐有以妾奪嫡之嫌，因此爭鬥，不許娶妾。雖然無后妃包納小星之德，也是婦人常情。第三是惡妒：生來一種凶性，一副利嘴，沒事的防籬察壁，罵兒打女，摔匙敦碗，指著桑樹罵槐樹，炒個不住，搜尋丈夫，不許他睜一睜眼看看婦人。還有終身無子，不許娶妾，縱然在外娶妾，有了子女的，還百計捉回，害其性命。或是故意替丈夫娶來，以博賢名，仍舊打死，以致丈夫氣憤。這種發誓，多有自縊身亡的。謂之凶妒。

今日金二官人遇的宋夫人，分明是凶妒了。自把軟髻髮戴在頭上，卻去娶妾，無不葬送殺無罪的良人、有情的女子。

當時金二官人一聞太太到了，好似呆了的，一聲不言語，丟了酒杯子，跳下牀來，也不管香玉母子，披上衣服，不走前門，卻從後門牽出馬去，一溜煙走了。香玉只道金二官人出門去迎接，忙忙勻臉穿衣，出房相迎不迭。行至二門外軟壁屏風前面，猛然一見，但覺寒毛生遍體，烈火似燒心。你道甚麼模樣？

戴一頂紅絨毳帽，上綴一顆胡珠；穿一雙綠線皮靴，斜鑲四條蜀棉。紫膛色面皮，烏騰騰眉橫殺氣；黃蟲葛般眼角，高突突面帶凶光。耳垂金環兩串，項掛數珠一條。河東吼地大獅王，漠北翻天羅剎女。

當下宋夫人看見香玉出門來接，生的千嬌百媚，玉軟香溫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高聲大罵：「好大膽的淫婦、臭蹄子、歪刺骨、引漢精、九尾狐狸，還敢這大模大樣，擺的浪浪的來見老娘！你和你那臭忘八，搗的穀了！」走上前，一把揪住青絲細發，叫一群家人婦女：「快將賤人衣服剝了，我慢慢地安排他！」一個個如狼似虎，扯的扯，剝的剝，只落的貼身紫羅襖兒，鬧的哭的亂成一塊。那卞千戶娘子正預備來見，聽的女兒一聲叫「皇天救命」，往外跑不迭，撞見正打出一只得已，就倒撞在地下，亂

他的女兒。宋夫人問道，才知是香玉的母親，越添惱怒，即取大棍在手，一頓好打。多虧房主人婆來救開，推著走在屋後去了。即時取布衣兩件，與香玉換了，扶在馬上回宅去了。

孫媒婆正在樓上吃喜酒，兩三日不回家，也騙了許多喜錢，見太太到了，唬的鑽在牀底下，篩糠似亂顛，那敢出頭。等的太太上馬回去，方才鑽出來，一道煙走了。這卞千戶娘子怎肯干休，一直趕往孫媒婆家去，拚命要人，哭出門來，母子不能相顧。在旁觀看的人，無不嗟歎，說金公子沒有主意，坑陷這母子二人。有詩歎曰：

寶釵重合兩無緣，魚在深潭雁在天。  
得意紫鸞空舞鏡，傳言青鳥怕銜箋。  
金盆已覆難收水，玉軫長拋不續弦。  
若向靡蕪窗下過，遙將紅淚灑窮泉。

原來世上恩仇聚散、榮辱禍福，有一定的因果，不是偶然相聚的。這香玉一見宋夫人，便覺有些毛發凜然，十分恐懼，一似前生欠下他的債一般。那夫人見了香玉，一似積世的夙仇，不知氣恨從那裡來，就是妻妾不相容，也要慢慢的布擺，豈有一見就凌辱到這樣的？自有前因在後案不題。

且說宋夫人把香玉扶在馬上，蓬頭散發，穿著上下布衣。到了宅中，宋夫人正面坐下，叫香玉跪著，即時剝去底衣，露出那白光光、脂滑玉潤的皮膚來，取過一根馬鞭子，不用三推六問，盡力的打了一百。只見皮開肉綻，渾身都是血口子。看了香玉的香雲細發滾在地下，有二三尺長，一時氣憤填胸，即取剪刀一把，將他頭髮剪下，用火燒了，做了一個髡頭賤婢，使兩個丫鬢押著：「在廚房燒火做飯，到夜間推磨打更，要他活受，不許他死。」即時逐在廚房啼哭去了。那宋夫人一時性起，忙叫家將：「各處找尋金二官人來，我和他講話。」

那金二官人知他平日的利害，不知走往那裡藏躲去了。當時有兩個厚友，一個是聞人公子，一個是諸葛舍人，俱是皇朝勳戚大臣家兒子，因此與金二官年齒相同，不上二十歲，終日在勾欄裡串，是一群狐朋狗黨，極相厚的。那一時，金二官人不敢往別處去，從後門上了馬，走到聞人家裡，一個臉似臘查般，唬的焦黃。聞人公子接著，問道：「新人還在樓上，因何不伴他，過了三日就下樓來？」金二官人只不言語，一似弔了魂的一般。聞人公子笑道：「想是那話兒藏不住，你家太太有些決撒了？你快實說，我們好救你。」金二官人滿眼落淚道：「如此這般，我顧了我走了，不知他母子們怎麼受氣哩。央你使人兒，去天漢橋王家樓下打聽打聽。我的人嚇破膽了，殺了他也不肯去。」聞人公子說道：「待我使人去問一聲。哄的人嫁了，你可做不下主兒來，你也要憑天理！」一面使人探聽去了。

不上兩個時辰，那人回來說：「太太回宅了。」把凌辱香玉、剝衣彩打說了一遍。這金二官人只是哭，全說不出話來。又聽說說差人各處找他回家，問聞人公子討出一牀被來，蒙頭而睡，再不敢出房門去。聞人公子笑個不住，大家商議，無法可救。

這卞千戶娘子走到孫媒婆家裡，打個粉碎，碰頭散發，不住的叫：「皇天殺人！我家與你這老淫婦有甚冤仇，把我女兒填陷，送到鬼門關上去了？我今死也死在你家裡！」那左鄰右舍一齊來勸，才知道孫媒圖媒錢，騙了他家女兒，嫁在有名的母夜叉家，是城中第一個打老公的太歲，誰敢惹他。卞寡婦在孫媒婆家尋死上吊不題。

卻說香玉姐受打不過，到了廚房，只在灶前倒臥，渾身是血，抬不起身來。就要尋死自盡，如何得手？又有兩個大丫頭時刻不離，和他同起同坐。眾人見他受此苦楚，也有憐恤的，卻懼怕太太，誰敢和他說句話兒。又怕他死了，送些湯水與他吃。香玉只閉著兩眼不開。沒奈何，抬他上炕，朝裡和衣而睡。香玉心中思想：「我今斷送性命，也是前生命定。自己不想死在這裡，我的母親不知在何處？」不覺哽咽失聲，滿眼淚如湧泉，又怕太太聽見，只得暗哭。

到了夜半三更，要起來尋個自盡，只覺兩手難抬。和衣睡去，忽然見一個人，武官打扮，戴頂將巾，有六十多歲，滿口白鬚，領著個五六歲的孩子，上前問香玉道：「你跟我家裡去罷。」香玉不敢近前。那孩兒上前，香玉忙去抱他。只見一個婦人，頭挽油髻，面搽鉛粉，穿著些怪綠喬紅的衣裳，上前把孩子奪了，卻來揪住香玉道：「你還我的命來！你前生和我在南宮吉家，同那紅繡鞋淫婦，害了我一世，你卻又賣了我到守備府裡來，將我剝衣痛打，凌辱斃了，卻又賣在煙花巷裡。受不過度婆打罵，自縊身亡。今日你也來還我債了！」說畢話，拿起一個棒槌，彩倒就打。香玉抬頭一看，這個婦人不是以前的模樣，只見赤面黃睛，一個別人變的和宋太太一般打扮。那武官孩兒都不見了。香玉大叫一聲，痛哭而醒。聽一聽正打四更，香玉才想道：「這是我的前冤，該來還他了。」

禍有因緣怨有根，此身雖異舊冤存。  
強梁當日誰能敵，軟弱今生又被吞。  
如意不忘人斃恨，魯莊還化野豬魂。  
始知萬事寬平好，結草猶存魏顆恩。

原來香玉本南宮吉家紅香一轉，當日嫁在守備家，曾把袁玉奴痛打凌辱，以報私仇，後又賣與娼家縊死，以此今世玉奴托生在北方之地，來報紅香殺身之恨。他是夙冤，自然見面就怨起來。這夢中的武官，就是劉守備，領著紅香生的兒子，未免有夫妻子母之情，所以要他抱著。被袁玉奴現了真身，指出前仇，才知道宋夫人一場仇恨，冤有頭債有主，不是偶然的。香玉從此吃了長齋，不生嗔恨，說是我前生的孽，埋怨不得別人，也就灶前燒火，同眾人做飯慇懃，全沒有怨恨的心，閒了口裡念一聲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」。這是一番忍辱功德、懺悔的道場。因此，香玉後來還得解脫苦厄，歸了佛教。不知後來性命如何，子母甚日相見。正是：

月正團圓，一片浮雲生障翳；  
花才爛漫，九秋風雨折枝條。  
且聽下回分解。